

閱
微
艸
堂
筆
記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九

灤陽續錄一

觀弈道人撰

景薄桑榆精神日減無復著書之志惟時作雜記聊以消閒灤陽消夏錄等四種皆弄筆遣日者也年來併此嬾爲或時有異聞偶題片紙或忽憶舊事擬補前編又率不甚收拾如雲烟之過眼故久未成書今歲五月扈從灤陽退直之餘晝長多暇乃連綴成書命曰灤陽續錄繕寫既完因題數語以志緣起若夫立言之意則前四書之序詳矣茲不復衍焉嘉慶戊午七夕後三日觀弈道人書於

不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九

禮部直廬時年七十有五

嘉慶戊午五月余扈從灤陽將行之前趙鹿泉前輩云
有瞽者郝生主彭芸楣參知家以揣骨游士大夫間語
多奇驗惟揣胡祭酒長齡知其四品不知其狀元耳在
江湖術士中其藝差精郝自稱河間入余詢鄉里無知
者殆久游於外歟郝又稱其師乃一僧操術彌高與人
接一兩言卽知其官祿久住深山立意不出其事太神
則余不敢信矣案相人之法見於左傳其書漢志亦著
錄惟太素脉揣骨二家前古未聞太素脉至北宋始出
其授受淵源皆支離附會依托顯然余於四庫全書總

目已詳論之揣骨亦莫明所自起考太平廣記一百三十六引三國典畧稱北齊神武與劉貴賈智等射獵遇盲嫗徧捫諸人云並當貴及捫神武云皆由此人似此術南北朝已有又定命錄稱天寶十四載東陽縣瞽者馬生捏趙自勤頭骨知其官祿劉公嘉話錄稱貞元末有相骨山人瞽雙目人求相以手捫之必知貴賤劇談錄稱開成中有龍復本者無目善聽聲揣骨是此術至唐乃盛行也流傳既古當有所受故一知半解往往或中較太素脉稍有據耳

誠謀英勇公阿公言

文成公之子襲封

燈市口東有二郎神廟

其廟面西而曉日初出輒有金光射室中似乎返照其隣屋則不然莫喻其故或曰是廟基址與

中和殿東西相直

殿上火珠

宮殿金頂古謂之火珠唐映日回光耳其或崔曙有明堂火珠詩是也

然歟

阿公偶問余刑天干戚事余舉山海經以對阿公曰君勿謂古記荒唐是誠有也昔科爾沁台吉達爾瑪達都嘗獵於漠北深山遇一鹿負箭而奔因引弧殪之方欲收取忽一騎馳而至鞍上人有身無首其目在兩乳其口在臍語啁哳自臍出雖不可辨然觀其手所指畫似

言鹿其所射不應奪之也從騎皆震懾失次台吉素有
膽亦指畫示以彼射未仆此射乃獲當剖而均分其人
曾意亦似首肯竟持半鹿而去不知其是何部族居於
何地據其形狀豈非刑天之遺類歟天地之大何所不
有儒者自拘於見聞耳案史記稱山海經禹本紀所有
怪物余不敢信是其書本在漢以前列子稱大禹行而
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其言必有所受特
後人不免附益又竄亂之故往往悠謬太甚且雜以秦
漢之地名分別觀之可矣必謂本依附天問作山海經
不應引山海經反註天問則太過也

閻微菴堂筆記卷十九

胡中丞太初羅山人兩峯皆能視鬼恒閣學蘭臺亦能見之但不常見耳戊午五月在避暑山莊直廬偶然語及蘭臺言鬼之形狀仍如人惟目直視衣紋則似片片挂身上而束之下垂與人稍殊質如烟霧望之依稀似人影側視之全體皆見正視之則似半身入牆中半身凸出其色或黑或蒼去人恒在一二丈外不敢逼近偶猝不及避則或瑟縮匿牆隅或隱入坎井人過乃徐徐出蓋燈昏月黑日暮雲陰往往遇之不爲訝也所言與胡羅二君畧相類而形狀較詳知幽明之理不過如斯其或黑或蒼者鬼本生人之餘氣漸久漸散以至於

無故左傳稱新鬼大故鬼小殆由氣有厚薄斯色有濃
淡歟

蘭臺又言嘗晴晝仰視見一龍自西而東頭角畧與畫
圖同惟四足開張搖撼如一舟之鼓四棹尾圓而濶至
末漸纖在似蛇似魚之間腹下正白如匹練夫陰雨見
龍或露首尾鱗爪耳未有天無纖翳不風不雨不電不
雷視之如此其明者錄之亦足資博物也

趙鹿泉前輩言孫虛船先生未第時館於某家主人之
母適病危館童具晚餐至以有他事尚未食命置別室
几上倏見一白衣人入室內方恍惚錯愕又一黑衣短

閩微草堂筆記卷十九

四

人逡巡入先生入室尋視則二人方相對大嚼厲聲叱之白衣者遁去黑衣者以先生當門不得出匿於牆隅先生乃坐於戶外觀其變俄主人踉蹌出曰頃病者作鬼語稱冥使奉牒來拘其一爲先生所扼不得出恐誤程限使亡人獲大咎未審真僞故出視之先生乃移坐他處彷彿見黑衣短人狼狽去而內寢哭聲如沸矣先生篤實君子一生未嘗有妄語此事當實有也惟是陰律至嚴神聽至聰而攝魂吏卒不免攘奪病家酒食然則人世之吏卒其可不嚴察乎

門人伊比部秉綬言有書生赴京應試寓西河沿旅舍

中壁懸仕女一軸風姿豔逸意態如生每獨坐輒注視
凝思客至或不覺一夕忽翩然自畫下宛一好女子也
書生雖知爲魅而結念旣久意不自持遂相與笑語嫵
婉比下第南歸竟買此畫去至家懸之書齋寂無靈響
然眞眞之喚弗輟也三四月後忽又翩然下與話舊事
不甚答亦不暇致詰佯相悲喜自此狎嫖無間遂患羸
疾其父召茅山道士劾治道士熟視壁上曰畫無妖氣
爲祟者非此也結壇作法次日有一狐殭壇下知先有
邪心以邪召邪狐故得而假借其京師之所遇當亦別
一狐也

斷天下之是非據禮據律而已矣然有於禮不合於律必禁而介然孤行其志者親黨家有婢名柳青七八歲時主人卽指與小奴益壽爲婦迨年十六七合婚有日益壽忽以博負逃久而無耗主人將以配他奴誓死不肯婢頗有姿主人乘間挑之許以側室亦誓死不肯乃使一媼說之曰汝旣不肯負益壽且暫從主人當多方覓益壽仍以配汝如不從卽謂諸遠方無見益壽之期矣婢暗泣數日竟俛首薦枕席惟時時促覓益壽越三四載益壽自投歸主人如約爲合卺合卺之後執役如故然不復與主人交一語稍近之輒避去加以鞭笞

賂益壽使通脅訖不肯從無可如何乃善遣之臨行以
小篋置主母前叩拜而去發之皆主人數年所私給纖
毫不缺後益壽負販婢羅初拮据自活終無悔心余乙
酉家居益壽尚持銅磁器數事來售頭已白矣問其婦
云久死異哉此婢不貞不淫亦貞亦淫竟無可位置錄
以待君子論定之

吳茂鄰姚安公門客也見二僮互詈因舉一事曰交河
有人嘗於途中遇一叟泥滑失足擠此人幾仆此人故
暴橫遂辱詈叟母叟怒欲與角忽俛首沉思揖而謝罪
且叩其名姓居址至岐路別去此人至家其母白晝閉

房門呼之不應而喘息聲頗異疑有他故穴窺之則其母裸無寸絲昏昏如醉一人據而淫之諦視卽所遇妻也憤激叫呶欲入捕捉而門窗俱堅固不可破乃急取鳥銃自極外擊之噉然而仆乃一老狐也鄰里聚觀莫不駭笑此人冒狐之母特託空言竟致此狐實報之可以爲善罵者戒此狐快一朝之憤反以隕身亦足爲睡眠必報者戒也

誠謀英勇公言

暢春苑前有小溪直夜內侍每雲陰月黑輒見空中朗然懸一星共相詫異輾轉尋視乃見光自溪中出知爲

寶氣畫計取之得一蚌橫徑四五寸剖視得二珠綴合
爲一一大一稍小巨似棗形似壺盧不敢私匿遂以進
御至今用爲

朝冠之頂此乾隆初事也小溪不能產巨蚌蚌珠未聞
有合歡斯由

天命

聖人因地呈符瑞

壽躋九旬

康強如昔豈偶然也哉

蓮以夏開惟

戴梓杭州仁和人
其父明遺老也梓
劣有神童三日不
詩文康熙年間

避暑山莊之蓮至秋乃開較長城以內遲一月有餘然
花雖晚開亦復晚謝至九月初旬翠蓋紅衣宛然尚在
苑中每與菊花同蒔對插屢見於

聖製詩中蓋塞外地寒春來較晚故夏亦花遲至秋早
寒而不早凋則莫明其理今歲恭讀

聖製詩註乃知

苑中池沼滙武列水之三源又引溫泉以注之暖氣內
涵故花能耐冷也

戴遂堂先生諱亨姚安公癸巳同年也罷齊河令歸嘗
館余家言其先德本浙江人心思巧密好與西洋人爭

從康親王平耿
逆論功振謝宏
安溪相國荐之
聖祖召試官翰林
學士直南書房
製器極精巧外
國獻膳賜大袍一
聖祖命梓仿造不
月造成百梓
上嘉悅梓梓
官未使南懷
仁言其國有飛
須一年乃轉成
梓一日即成
生祖親征沙漠即

勝在欽天監與南懷仁作官欽天監正遂徙鐵嶺故先
生爲鐵嶺人言少時見先人造一鳥銃形若琵琶凡火
藥鉛丸皆貯於銃脊以機輪開閉其機有二相銜如牝
牡扳一機則火藥鉛丸自落筒中第二機隨之並動石
激火出而銃發矣計二十八發火藥鉛丸乃盡始需重
貯擬獻於軍營夜夢一人訶責曰上帝好生汝如獻此
器使流布人間汝子孫無噍類矣乃懼而不獻說此事
時顧其姪秉璫乾隆乙丑進士官曰今尚在汝家乎可
取來一觀其姪曰在戶部學習時五弟之子竊以質錢
已莫可究詰矣其爲實已亡失或秘惜不出蓋不可知

用此新法法仁漢
之族侍衛門諸
戎鐵額遂為洛陽
人齊次民先生為作
傳敘之甚詳雍正
間梓孫為昭文令
刻其遺集時詩
其製造奇器圖
式惜不傳殆守其
家誠祕不示人歟

然此器亦奇矣誠謀英勇公因言征烏什時文成公與
勇毅公明公犄角為營距寇壘約里許每相往來輒有
鉛丸落馬前後幸不為所中耳度烏銃之力不過三十
餘步必不相及疑溝中有伏搜之無見皆莫明其故破
敵之後執俘訊之乃知其國寶器有二銃力皆可及一
里外搜索得之試驗不虛與勇毅公各分其一勇毅公
征緬甸歿於陣銃不知所在文成公所得今尚藏於家
究不知何術製作也

宋代有神臂弓實巨弩也立於地而踏其機可三百步
外貫鐵甲亦曰克敵弓洪容齋試詞科有克敵弓銘是

常後永樂大典
宋勒成一書以俟解
人

也宋軍拒金多倚此爲利器軍法不得遺失一具或敗
不能機則寧碎之防敵得其機輪仿製也元世祖滅宋
得其式曾用以制勝至明乃不得其傳惟永樂大典尚
全載其圖說然其機輪一事一圖但有短長寬窄之度
與其牝牡凸凹之形無一全圖余與鄒念喬侍郎窮數
日之力審諦逗合訖無端緒余欲鉤摹其樣使西洋人
料理之先師劉文正公曰西洋人用意至深如算術借
根法本中法流入西域故彼國謂之東來法今從學算
反秘密不肯盡言此等既相傳利器安知不陰圖以去
而以不解謝我乎永樂大典貯在翰苑未必後來無解

者何必求之於異國余與念喬乃止維此老成瞻言百
里信乎所見者大也

貝勒春暉主人言熱河碧霞元君廟

俗謂之娘娘廟

兩廂塑地

獄變相西廂一鬼卒慘淡可畏俗所謂地方鬼也有人
見其出買雜物如柴炭之類往往堆積於廟內問之土
人信然然不爲人皆亦習而相忌或曰鬼不烹飪是安
用此左傳曰石不能言物或憑焉其他精怪歟恐久且
爲患當早圖之余謂天地之大一氣化生深山大澤何
所不有熱河穹嶽巨壑每邇民居人本近彼彼遂近人
於理當有之抑或草木之妖依其本質狐狸之屬原其

故居借形幻化託諸土偶於理當亦有之要皆造物所
並育也聖人以魍魎魍魎鑄於禹鼎庭氏方相列於周
官去其害民者而已原未嘗盡除異類既不爲害自可
聽其去來海客狎鷗忽翔不下國字列子本作鷗蓋古
字假借然古今行用從
無書作鷗鳥者故機心一起機心應之或反膠膠擾擾
矣今以通行字書之

宛平陳鶴齡名永年本富室後稍落其弟永泰先亡弟
婦求析箸不得已從之弟婦又曰兄公男子能經理我
一孀婦子女又幼乞與產三分之三親族皆曰不可鶴
齡曰弟婦言是當從之弟婦又以孤寡不能徵逋負欲

以貲財當二分而以積年未償借券併利息計筭當鶴齡之一分亦曲從之後借券皆索取無著鶴齡遂大貧此乾隆丙午事也陳氏先無登科者是年鶴齡之子三立竟舉於鄉放榜之日余同年李步玉居與相近聞之喟然曰天道固終不負人

南皮張浮槎名景運卽著秋坪新語者也有一子早亡其婦繼以殉繼處壁上有其子小像高尺餘眉目如生其迹似畫非畫似墨非墨婦固不解畫又無人能爲追寫且寢室亦非人所能到是時親黨畢集均莫測所自來張氏紀氏爲世姻紀氏之女適張者數十人張氏之

女適紀者亦數十人衆曰同觀咸詫爲異余謂此烈婦
精誠之至極不爲異也蓋神之所注氣卽聚焉氣之所
聚神亦凝焉神氣凝聚象卽生焉象之所麗迹卽著焉
生者之神氣動乎此亡者之神氣應乎彼兩相翕合遂
結此形故曰緣心生象又曰至誠則金石爲開也浮槎
錄其事迹徵士大夫之歌詠余擬爲一詩而其理精微
筆力不足以闡發凡數易稿皆不自慙至今耿耿於心
姑錄於此以昭幽明之感詩則期諸異日焉

神仙服餌見於雜書者不一或亦偶遇其人然不得其
法則反能爲害戴遂堂先生言嘗見一人服松脂十餘

年肌膚充悅精神強固自以爲得力然而覺腹中小不適又久而病燥結潤以麻仁之類不應攻以硝黃之類所遺者細僅一綫乃悟松脂粘挂於腸中積漸凝結愈厚則其竅愈窄故束而至是也無藥可醫竟困頓至死又見一服硫黃者膚裂如磔置冰上痛乃稍減古詩云服藥求神仙多爲藥所誤豈不信哉

長城以外萬山環抱然皆坡陀如岡阜至王家營迤東則嶽崎秀拔皴皴皆含畫意蓋天開地獻靈氣之所鍾故也有羅漢峯宛似一僧趺坐頭項胸腹臂肘歷歷可數有菩薩峯卽水經注所稱武列小側有孤石雲舉者

是中劍門六渡如
是

也上豐下銳屹若削成余修熱河志時曾躡梯挽纜至
其下乃無數石卵與碎砂凝結而成亘古不圯莫明其
故有雙塔峯亭亭對立遠望如兩浮圖拔地湧出無路
可上或夜間上有鐘磬經唄聲晝亦時有片雲往來乾
隆庚戌

命守吏構木爲梯遣人登視一峯周圍一百六步上有
小屋屋中一几一香爐中供片石鐫王仙生三字一峯
周圍六十二步上種韭二畦陞陟方正如圓圃之所築
是決非人力所到不謂之仙蹤靈迹不得矣耳目之前
倘恍莫測尚如此講學家執其私見動曰此理之所無

如龍洞背之石
耳

似金元人筆意

不亦偵乎

距雙塔峯里許有闕帝廟住持僧悟真云

隆王寅一夜大雨雙塔峯墜下一石供今尚供廟中然僅粗石一片其一面畧似佛形而已此事在庚戌前八年毋乃以此峯向有靈異欲引而歸諸彼法歟疑以俟

疑併附著之

同年蔡芳三言嘗與諸友游西山至深處見有微徑試緣而登寂無居人祇破屋數間苔侵草沒視壁上大書一我字筆力險勁因入觀之復有字迹諦審乃二詩其一曰溪頭散步過隣家邀我同嘗嫩蕨芽攜手貪論南渡事不知觸折亞枝花其二曰酒酣醉臥老松前露下空山夜悄然野鹿經年相見熟也來分我綠苔眠不著年月姓名味其詞意似前代遺民或以爲仙筆非也又

表弟安中寬昔隨木商出古北口因訪友至古爾板蘇

巴爾漢

俗稱三樹塔即唐之管州遼之興中府也

居停主人云山家嘗捕得

一鹿方縛就澗邊屠割忽細寸寸斷蹶然逸去遙見對
山一戴笠人似舉手指畫疑其以術禁制之是山陡立
古無人踪或者其仙歟

先師何勵菴先生諱琇雍正癸丑進士官至宗人府主
事宦途坎坷貧病以終著有樵香小記多考證經史疑
義今著錄四庫全書中爲詩頗喜陸放翁一日作詠懷
詩曰冷暑蕭條早放衙閒官風味似山家偶來舊友尋
棋局絕少餘錢落畫叉淺碧好儲消夏酒嫣紅已到殿

春花鏡中頻看頭如雪愛惜流光倍有加爲余書於扇上姚安公見之沉吟曰何摧抑哀怨乃爾殆神志已殞乎果以是年夏秋間謝世古云詩譏理或有之

趙鹿泉前輩言呂城吳呂蒙所築也夾河兩岸有二土神祠其一爲唐汾陽王郭子儀已不可解其一爲袁紹部將顏良更不省其所自來土人所禱頗有靈應所屬境周十五里不許置一關帝祠置則爲禍有一縣令不信值顏祠社會親往觀之故令伶人演三國志雜劇狂風忽起捲蘆棚苦蓋至空中斗擲而下伶人有死者所屬十五里內瘟疫大作人畜死亡令亦大病幾殆余謂

兩軍相敵各爲其主此勝彼敗勢不並存此以公義殺人非以私恨殺人也其間以智勇之畧敗於意外者其數在天不得而尤人以驚下之才敗於勝已者其過在已亦不得而尤人張睢陽厲鬼殺賊以社稷安危爭是一郡是爲君國而然非爲一已而然也使功成事定之後歿於戰陣者皆挾以爲讐則古來名將無不爲鬼所殛矣有是理乎且顏良受殛已久越一二千年曾無靈響何忽今日而爲神何忽今日而報怨挾以天理殆必不然是蓋廟祀師巫造爲詭語山妖水怪因民聽熒惑而依託之劉敬叔異苑曰丹陽縣有袁雙廟真第四子

也真爲桓宣武誅便失所在太元中形見於丹陽求立廟未卽就功大有虎災被害之家輒夢雙至催功甚急百姓立祠於是猛暴用息常以二月晦鼓舞祈祠其日恒風雨至元嘉五年設奠訖村人邱都於廟後見一物人面鼉身葛巾七孔端正而有酒氣未知爲雙之神爲是物憑也余謂來必風雨其爲水怪無疑然則是事古有之矣

舅氏張公夢徵言

亦字尚文
諱景說

滄州吳家莊東一小庵歲

久無僧恒爲往來憩息地有月作人每於庵前遇一人招之坐談頗相投契漸與赴市沽飲情益款洽偶詢其

此月作人大有
見識士大夫有
昧此者平語耳
餘復報可也

鄉賢居址其人愧謝曰與君交厚不敢欺實此庵中老
狐也月作人亦不怖畏來往如初一日復遇挈烏銃相
授曰余狎一婦余弟亦私與狎是盜嫂也禁之不止毆
之則余力不敵憤不可忍將今夜伺之於路岐與決生
死聞君善用銃俟交鬪時乞發以擊彼感且不朽月明
如晝君望之易辨也月作人諾之卽所指處伏草間既
而私念曰其弟無禮誠當死然究所媚之外婦彼自有
夫非嫂也骨肉之間宜善處置必致之死不太忍乎彼
兄弟猶如此吾時與往來儻有睚眦慮且及我矣因乘
其糾結不解發一銃而兩殺之棠棣之詩曰兄弟鬩干

墻外禦其侮家庭交構未有不歸於兩傷者舅氏恒舉此事爲子姪戒蓋是人負兩狐歸嘗目睹也

司庖楊媪言其鄉某甲將死囑其婦曰我生無餘貲身後汝母子必凍餓匹世單傳存此幼子今與汝約不拘何人能爲我撫孤則嫁之亦不限服制月日食盡則行囑訖閉目不更言惟呻吟待盡越半日乃絕有某乙聞其有色遣媒妁請如約婦雖許婚以尚足自活不忍行數月後不能舉火乃成禮合卺之夜已滅燭就枕忽聞窗外嘆息聲婦識其聲欬知爲故夫之魂隔窻鳴咽語之曰君有遺言非我私嫁今夕之事於勢不得不然君

何以爲祟魂亦嗚咽曰吾自來視兒非來祟汝因聞汝
哭泣卸粧念貧故使汝至於此心脾悽動不覺咽然耳
某乙慄甚急披衣起曰自今以往所不視君子如子者
有如日靈語遂寂後某乙耽玩艷婁足不出戶而婦恒
惘惘如有失某乙倍愛其子以媚之乃稍稍笑語七八
載後某乙病死無子亦別無親屬婦據其貲延師教子
竟得遊泮又爲納婦生兩孫至婦年四十餘忽夢故夫
曰我自隨汝來未暫離此因吾子事事得所汝雖日與
彼狎暱而念念不忘我燈前月下背人彈淚我皆見之
故不欲稍露形聲驚爾母子今彼已轉輪汝壽亦盡餘

情未斷當隨我同歸也數日果微疾以夢告其子不肯服藥荏苒遂卒其子奉棺合葬於故夫從其志也程子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是誠千古之正理然爲一身言之耳此婦甘辱一身以延宗祀所全者大似又當別論矣楊媼能舉其姓氏里居以碎璧歸趙究非完美隱而不書閨其遇悲其志爲賢者諒也又吾鄉有再醮故夫之三從表弟者兩家所居距一牛鳴地嫁後仍以親串禮回視其姑三數日必一來問起居且時有贍助姑賴以活歿後出貲斂葬歲恒遣人祀其墓又京師一婦寡雖頗有姿首而針黹烹飪皆非所能乃謀於翁姑僞

稱已女壻爲宦家妻。竟養翁姑終身。是皆墮節之婦。原不足稱。然不忘舊恩。亦足勵薄俗。君子與人爲善。固應不沒其寸長。講學家持論務嚴。遂使一時失足者。無路自贖。反甘心於自棄。非教人補過之迹也。

慧燈和尚言有舉子於豐宜門外租小庵。過夏地甚幽僻。一日得揣摩祕本於燈下。手鈔聞窗外似窸窣有人。試問爲誰。外應曰。身是幽魂。沉滯於此。不聞書聲者百餘年矣。連日聽君諷誦。振觸夙心思。一晤談以消鬱結。與君氣類。幸勿相驚。語訖。揭簾徑入。舉止溫雅。甚有士風。舉子惶怖呼寺僧僧至。鬼亦不畏。指一椅曰。師且坐。

我故識師師素樸野無叢林市井氣可共語也僧及舉子俱踧踖不能答鬼乃採取所錄書纔閱數行遂擲之於地奄然而滅

楊雨亭言萊州深山有童子牧羊日恒止一一大爲主入朴責留意偵之乃二大蛇從山罅出吸之吞食其巨如甕莫敢嬰也童子恨甚乃謀於其父設犁刀於山罅果一蛇裂腹死懼其偶之報復不敢復牧於是地時往潛伺寂無形迹意其他徙矣半載以後貪是地水草勝他處仍驅羊往牧牧未三日而童子爲蛇吞矣蓋潛匿不出以誘童子之來也童子之父有心計陽不搜索而

陰所營并藏一礮於深草中時密往伺察兩月以外見
石上有蜿蜒痕乃載燧夜伏其旁蛇果下飲於澗藪藪
有聲遂一發而糜碎焉還家之後忽發狂自搗曰汝計
殺我夫我計殺汝子適相當也我已深藏不出汝又百
計以殺我則我爲枉死矣今必不令汝越數日而卒俚
諺有之曰角力不解必同仆地角飲不解必同沉醉斯
言雖小可以喻大矣

孟鷺洲自記巡視臺灣事曰乾隆丁酉偶與友人扶杖
此贈余以詩曰乘槎萬里渡滄溟風雨魚龍會百靈海
氣粘天迷島嶼潮聲簸地走雷霆鯨波不阻三神鳥鯨

室爭看二使星記取白雲飄緲處有人同望蜀山青時
將有巡視臺灣之役余疑當徃數日果

命下六月啟行八月至廈門渡海駐半載始歸歸時風
利一晝夜卽登岸去時飄蕩十七日險阻異常初出厦
門卽雷雨交作雲霧晦冥信帆而徃莫知所適忽腥風
觸鼻舟人曰黑水洋也其水比海水凹下數十丈濶數
十里長不知其所極黝然而深視如潑墨舟中搖手戒
勿語云其下卽龍宮爲第一險處度此可無虞矣至白
水洋遇巨魚鼓鬣而來舉其首如危峯障日每一撥刺
浪涌如山聲砰訇如霹靂核數刻始過盡計其長當數

百里舟人云來迎天使理或然歟既而颶風四起舟幾覆沒忽有小鳥數十環繞檣竿舟人喜躍稱天后來拯風果頓止遂得泊澎湖

聖人在上百神效職不誣也遐思所歷一一與詩詔相符非鬼神能前知歟時先大夫尚在堂聞余有過海之役命兄到赤嵌來視余遂同登望海樓并末二句亦巧合益信數皆前定非人力所能爲矣戊午秋扈從灤陽與曉嵐宗伯話及宗伯方草灤陽續錄因書其大畧付之或亦足資談柄耶

以上皆錄
洲自序

考唐鍾輅作定命錄大

自在戒人躁競毋涉妄求此凡仙預告未來其語皆驗

可使人知無關禍福之驚恐與無心聚散之踪跡皆非偶然亦足消趨避之機械矣

高密單作虞言山東一巨室無故家中廩自焚以爲偶遺火也俄怪變數作閭家大擾一日廳事上砰礚有聲所陳設器玩俱碎主人性素剛勁厲聲叱問曰青天白日之下是何妖魅敢來爲祟吾行訴爾於神矣梁上朗然應曰爾好射獵多殺我子孫銜爾次骨至爾家伺隙八年矣爾祖崇澤厚福運未艾中霽神龜君門尉禁我弗使動我無如何也今爾家兄弟外爭妻妾內訌一門各分朋黨儼若寇讐敗徵已見戾氣應之諸神不歆爾

祀邪鬼已闕爾室故我得而甘心焉爾尚憤憤哉其聲
憤厲家衆共聞主人悚然有思撫膺太息曰妖不勝德
古之訓也德之不修於妖乎何尤乃呼弟及妻妾曰禍
不遠矣幸未及也如能共釋宿憾各逐私黨翻然一改
其所爲猶可以救今日之事當自我始爾等聽我祖宗
之靈子孫之福也如不聽我我披髮入山矣反覆開陳
引咎自責淚潄潄漬衣袂衆心感動並伏几哀號立逐
離間奴婢十餘人凡彼此相軋之事並一時頓改執豕
於牢歃血盟神曰自今以往懷二心者如此豕方彼此
謝罪聞梁上頓足曰我復讐而自漏言我之過也夫隲

詔而去此乾隆八九年間事

侍姬明珩粗知文義亦能以常言成韻語嘗夏夜月明
窗外夾竹桃盛開影落枕上因作花影詩曰絳桃映月
數枝斜影落窻紗透帳紗三處婆娑花一樣只憐雨處
是空花意頗自喜次年竟病及其婢玉臺侍余二年餘
年甫十八亦相繼天逝兩處空花遂成詩識氣機所動
作者殊不自知也

一庖人隨余數年矣今歲扈從灤陽忽無故束裝去偕
住於附近巷中蓋挾余無人烹飪故居奇以索高價也
同人皆爲不平余亦不能無憤恚旣而忽憶武強劉景

南官中書時極貧窘一家奴偃蹇求去景南送之以詩
曰饑寒迫汝各謀生送汝依依尙有情留取他年相見
地臨階惟嘆兩三聲忠厚之言溢於言表再三吟誦覺
徧急之氣都消

吾目中見以不少
矣。入賞得估難
需次省垣者每省
恒數百人至衣食
不給一旦得者亦
則里胥市魁飲錢
送規禮五歲生日
有父母則必以常
也若其妻則亦
知夫需次者非
非次拔妻非有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

滌陽續錄二

觀弈道人撰

一館吏議叙得經歷需次會城久不得差遣因頓殊甚
上官有憐之者權令署典史乃大作威福復以氣焰驟
同僚緣是以他事落職邵二雲學士偶話及此因言其
鄉有人方夜讀聞窓櫺有聲諦視之紙裂一罅有兩小
手擘之大纔如瓜子即有一小人躍而入練衣紅履頭
作雙髻眉目如畫高僅二寸餘掣案頭筆舉而旋舞往
來騰踏於硯上拖帶墨瀋書卷俱汚此人初甚錯愕坐
觀良久覺似無他技乃舉手撲之噉然就執踰牆掌握

能得學一差使若提
案犯若提錢糧石月
甚夥甲乙未而已世
絡繹於途州縣必為
之具舟車除館舍
酒肴行則攜以釋
稍拂其意則跳踉
大言毀器物而去
此種人固不足道
民何以堪

之中音呦呦如蟲鳥似言乞命此人恨甚徑於燈上燒
殺之滿室作枯柳木氣迄無他變鍊形甫成毫無幻術
而肆然侮人以取禍其此吏之類歟此不知寔有其事
抑二雲所戲造然聞之亦足以戒也

昌吉守備劉德言昔征回部時因有急檄取珠爾土斯
路馳往陰晦失道十餘騎皆迷裹糧垂盡又無水草姑
坐樹根冀天晴辨南北見厓下有人馬骨數具雖風雪
剝蝕衣械並朽察其形製似是我兵因對之嘆嘆曰再
兩日不晴與君輩在此為侶矣頃之旋風起林外忽來
忽去似若相招試縱馬隨之風即前導試暫憩息風亦

不獨仙也神亦是
神仙皆與運會為
遷移

不行曉然知為斯骨之靈隨之返行三四十里又度嶺
兩重始得舊路風亦歛然息矣眾哭拜之而去嗟乎生
既捐軀魂猶報國精靈長在而名氏翳如是亦可悲也
已

謂無神仙或云遇之謂有神仙又不恒遇劉向葛洪陶
宏景以來記神仙之書不啻百家所記神仙之名姓不
啻千人然後世皆不復言及後世所遇又自有後世之
神仙豈保固精氣雖得久延而究亦終歸遷化耶又神
仙清淨方士幻化本各自一途諸書所記凡幻化者皆
曰神仙殊為無別有王媪者房山人家在深山嘗告先

母張太夫人曰山有道人年約六七十居一小庵拾山
果爲糧掬泉而飲日夜擊木魚誦經從未一至人家有
就其庵與語者不甚酬答餽遺亦不受王媪之姪傭於
外一夕歸省母過其庵前道人大駭曰夜深虎出爾安
得行須我送爾往乃琅琅擊木魚前導未半里果一虎
突出道人以身障之虎自去道人不別亦自去後忽失
所在此或似仙歟從叔梅庵公言嘗見有人使童子登
三層明樓上北方以覆瓦者爲暗樓上層作
雉蝶形以備禦寇者爲明樓以手招之
翩然而下一無所損又以銅盃投溪中呼之徐徐自浮
出此皆方士禁制之術非神仙也舅氏張公健亭言磚

河農家牧數牛於野忽一時皆暴死有道士過之曰此
非真死爲妖鬼所攝耳急灌以吾藥使藏府勿壞吾爲
爾効治召其魂因延至家禹步作法約半刻牛果皆甦
然起留之飯不顧而去有知其事者曰此先以毒草置
草中後以藥解之耳不肯受謝示不圖財爲再來榮惑
地也吾在山東見此言行此術矣此語一傳道士遂不
復至是方士之中又有真偽何疑曰神仙哉
李南潤言其鄰縣一坐故家子也少年仇達頗漁獵男
色一日自親串家飲歸距城稍遠雲陰路黑度不及入
微雪又歛歛下方躊躇間見十許步外有燈光遣僕往

視則茅屋數間四無居人屋中惟一童一嫗問有棲止處否嫗曰子人出外惟一孫與我住此尚有空屋兩間不嫌秋隘可權宿也遂呼童繫二馬樹上而邀生入坐嫗言老病須早睡囑童應客童年約十四五衣履破敝而眉目極姣好試挑與言自吹火煮茗不甚答漸與諧笑微似解意忽乘間悄語曰此地密邇祖母房雪晴當親至公家乞賞也生大喜慰解繡囊玉玦贈之亦羞澁而受軟語良久乃掩門持燈去生與僕倚壁倦憇不覺昏睡比醒則屋已不見乃坐人家墓柏下狐裘貂冠衣袴鞞被俱已脫無寸縷矣裸露雪中寒不可忍二馬亦

不知所在幸僕衣未褫乃脫其敝裘蔽上體蹙蹙而歸
詭言遇盜俄二馬識路自歸已盡翦其尾鬣衣冠則得
於洞中並狼藉污穢灼然非盜無可置詞僕始具洩其
情狀乃知輕薄招侮爲狐所戲也

戊子昌吉之亂先未有萌也屯官以八月十五夜犒諸
流人置酒山坡男女雜坐屯官醉後遍諸流婦使唱歌
遂頃刻激變戕殺屯官劫軍裝庫據其城十六日曉報
至烏魯木齊大學士溫公促聚兵時班兵散在諸屯城
中僅一百四十人然皆百戰勁卒視賊蔑如也溫公
率之卽行至紅山口守備劉德即馬曰此去昌吉九十

里我馳一日至城下是彼逸而我勞彼坐守而我仰攻
非百餘人所能辦也且此去昌吉皆平原瑪納斯河雖
稍濶然處處策馬可渡無險可扼所可扼者此山口一
線路耳賊得城必不株守其勢當卽來公莫如駐兵於
此借陡厓遮蔽賊不知多寡俟其至而扼險下擊是反
攻爲守反勞爲逸賊可破也溫公從之及賊將至德左
執紅旗右執利刃令於衆曰望其塵氣雖不過千人然
皆亡命之徒必以死鬪亦不易當幸所乘皆屯馬未經
戰陣受創必反走爾等各擎鎗屈一膝跪但伏而擊焉
馬逸則人亂矣又令曰望影鳴鎗則鎗不及賊火藥先

安得若人耶
上豈無若人耶
呼將者宜知之

盡賊至反無可用爾等視我旗動乃許鳴鎗敢先鳴者
手刃之俄而賊衆鎗爭發砰訇動地德曰此皆虛發無
能爲也迨鉛丸擊前隊一人傷德曰彼鎗及我我鎗必
及彼矣舉旗一揮衆鎗齊發賊馬果皆橫逸自相衝擊
我兵譟而乘之賊遂殲焉溫公嘆曰劉德狀貌如村野
而臨陣鎮定乃爾叅將都司徒孫應對趨踰耳故是役
以德爲首功然捷報不能縷述曲折今詳著之庶不湮
沒焉

由烏魯木齊至昌吉南界天山無路可上北界羣湖連
天無際淤泥深丈許入者輒滅頂賊之敗也不西還據

昌吉而南北橫奔悉入絕地以爲惶遽迷瞶也後執俘
誅之皆曰驚潰之時本欲西走忽見關帝立馬雲中斷
其歸路故不得已而旁行冀或匿免也神之威靈乃及
於二萬里外

國家之福祚又能致神助於二萬里外蜩鋒蟄斧潢池
盜弄何爲哉

昌吉未亂以前通判赫爾喜奉檄調至烏魯木齊核檢
倉庫及聞城陷憤不欲生請於溫公曰屯官激變其反
未必本心願單騎迎賊於中途諭以利害如其縛獻渠
魁可勿勞征討如其梟獍成羣不肯反正則必手刃其

帥不與俱生。溫公阻之不可。竟橐輶馳去。直入賊中。以大義再三開導。賊皆曰。公是好官。此無與公事事。已至此勢。不可回。遂擁至路旁。置之去。知事不濟。乃掣刃奮力殺數賊。格鬪而死。當時公論惜之曰。屯官非其所屬。流人非其所治。無所謂狎縱也。驟起一時。非預謀不軌。無所謂失察也。奉調他出身。不在署。無所謂守禦不堅。與棄城逃遁也。所刼者軍裝庫營弁。所掌無所謂疎防也。於理於法。皆可以無死。而終執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之一言。甘以身殉。推是志也。雖爲常山。睢陽可矣。故於其柩歸。罔不哭奠。而於屯官之殘骸歸。則自斷寸寸。剔

至頂亂定後無焚一陌紙錢者

朱青雷言曾見一長卷字大如杯怪偉極似張二水首
題紀夢十首而蠹蝕破爛惟二首尚完整可讀其一曰
夢到蓬萊頂。瓊樓碧玉山。波浮天半壁。日湧海中間。遙
望仙官立。翻輪野老閒。雲帆三十丈。高掛徑西還。其二
曰鬱鬱長生樹。層層太古苔。空山未開鑿。元氣尚胚胎。
靈境在何處。夢游今幾回。最憐魚鳥意。相見不驚猜。年
月姓名皆已損失不知誰作也嘗爲李玉典書扇併附
以跋或曰此青雷自作託之古人然青雷詩格婉秀如
蘇少游小石調與二詩筆意不近或又曰詩字皆似張

東海東海集余昔曾見不記有此二詩否待更考之青
賦謂前詩後四句未經人道然昌黎詩我能屈曲自
世問安能從汝求神仙卽是此意特襲取無痕耳
同郡有富室子形狀擁腫步履蹢躅又不修邊幅垢膩
恆滿面然好遊狹斜遇婦女必注視一口獨行遇幼婦
風韻絕佳時新雨泥濘遽前調之曰路滑如是嫂莫要
扶持否幼婦正色曰爾勿憤憤我是狐女平生惟拜月
鍊形從不作媚人採補事爾自顧何物乃敢作是言行
且禍爾遂掬沙屑灑其面驚而却步忽墮溝中努力踊
出幼婦已不知所往矣自是心恆惴惴慮其爲祟亦竟
無患數日後友人邀飲有新出小妓侑酒諦視卽前幼

婦也疑似惶惑罔知所措強試問之曰某日雨後曾往東村乎妓漫應曰姊是日往東村視阿姨吾未往也姊與吾貌相似公當相見耶語殊恍惚竟莫決是怪是人是一是二乃託故逃席去去後妓述其事曰寔憎其醜態且懼行強暴姑誑以偽詞冀求解免幸其自仆遂匿於麥場積柴後不虞其以爲真也席中莫不絕倒一客曰旣入青樓焉能擇客彼固能千金買笑者也盍挈爾詣彼乎遂偕之同往具述妓翁姑及夫名氏其疑乃釋

妓姊妹卽所謂大楊二楊者當時名妓復謝以小時固

士多作楊柳枝詞皆借寓其姓也

識若昨喜見憐故答以戲謔何期反致唐突深爲歉仄

敢抱衾枕以自贖吐詞嫺雅姿態橫生遂大爲所惑留連數夕召其夫至計月給夜合之資狎暱經年竟殞於消渴先兄晴湖曰狐而人則畏之畏死也人而狐則非惟不畏且不畏死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行且禍汝彼固先言是子也死於姥仍謂之死於狐可也

郭大椿郭雙柱郭三槐兄弟也三槐屢侮其兄且詣縣訟之歸憇一寺見緇袍滿座梵唄競作主人雖吉服而容色慘沮宣䟽通誠之時淚隨聲下叩之寺僧曰某公之兄病危爲叩佛祈福也三槐癡立良久忽發顛狂頓足捶胸而呼曰人家兄弟如是耶如是一語反覆不已

掖至家不寢不食仍頓足捶胸誦此一語兩三日不止
大椿雙桂故別住閤信俱來持其手哭曰弟何至是三
槐又癡立良久突抱兩兄曰兄固如是耶長號數聲一
踊而絕咸曰神殛之非也三槐愧而自咎此聖賢所謂
改過釋氏所謂懺悔也苟充是志雖田荆姜被均所能
爲神方許之安得殛之其一慟立殞直由感動於中天
良激發自覺不可立於世故一瞬不視戡影黃泉豈神
之褫其魄哉惜知過而不知補過氣質用事一往莫收
無學問以濟之無明師益友以導之無賢妻子以輔之
遂不能惡始美終以圖晚蓋是則其不幸焉耳昔田氏

妹買一小婢倡家女也聞人誚鄰婦淫亂瞿然驚曰是不可爲耶吾以爲當如是也後嫁爲農家妻終身貞潔然則三槐悖理正坐不知故子弟當先使知禮

朝鮮使臣鄭思賢以棋子兩奩贈予皆天然圓潤不似人工云黑者海灘碎石年久爲潮水衝激而成白者爲小車渠殼亦海水所磨瑩皆非難得惟檢尋其厚薄均輪郭正色澤勻者日積月累比較抽換非一朝一夕之力耳置之書齋頗爲雅玩後爲范大司農取去司農歿後家計蕭然今不知在何所矣

海中三島十洲崑崙五城十二樓詞賦家沿用久矣朝

鮮琉球日本諸國皆能讀華書日本余見其五京地志及山川全圖疆界袤延數千里無所謂仙山靈境也朝鮮琉球之貢使則余嘗數數與談以是詢之皆曰東洋自日本以外大小國土凡數十大小島嶼不知幾千百中朝人所必不能至者每帆檣萬里商船往來均不聞有是說惟琉球之落際似乎三千弱水然落際之舟偶值潮平之歲時或得還亦不聞有白銀宮闕可望而不可卽也然則三島十洲豈非純橫虛詞乎爾雅史記皆稱河出崑崙考河源有二一出和闐一出蔥嶺或曰蔥嶺其正源和闐之水入之或曰和闐其正源蔥嶺之水

入之雙流旣合亦莫辨誰主誰賓然蔥嶺和闐則皆在
今版圖內開屯列戍四十餘年卽深巖窮谷亦通耕牧
不論兩山之水孰爲正源兩山之中必有一崑崙確矣
而所謂瑤池懸圃珠樹芝田槩乎未見亦槩乎未聞然
則五城十二樓不又荒唐矣乎不但此也靈鷲山在今
拔達克善諸佛菩薩骨塔具存題記梵書一一與經典
相合尚有石室六百餘間卽所謂大雷音寺回部游牧
者居之我兵追勦波羅泥都霍集占曾至其地所見不
過如斯種種莊嚴似亦藻繪之詞矣相傳回部祖國以
銅爲城近西之回部云銅城在其東萬里近東之回部

云銅城在其西萬里彼此遙拜迄無人曾到其地因是以推恐南懷仁坤輿圖說所記五大人州珍奇靈怪均此類焉耳周編修書昌則曰有佛緣者然後能見佛界有仙骨者然後能見仙境未可以尋常耳目斷其有無曾見一道士游崑崙歸所言與舊記不殊也是則余不知之矣

蔡季寔殿撰有一僕京師長隨也狡黠善應對季寔頗喜之忽一日二幼子並暴卒其妻亦自縊於家莫測其故姑斂之而已其家有老嫗私語人曰是私有外遇欲毒殺其夫而後攜子以嫁陰市砒製餅餌待其夫歸不

虞二子竊食竟並死婦悔恨莫解亦遂併命然漚昏夜之中意外竊聽僅粗聞秘謀之語未辨所遇者爲誰亦無從究詰矣其僕旋亦發病死死後其同儕竊議曰主人惟信彼彼乃百計欺主人他事毋論卽如昨日四鼓詣圓明園侍班彼故縱駕車驟逸御者追之復不返更漏已促叩門借車必不及急使僱倩則日風雨將來非五千錢人不往土人無計竟委曲從之不太甚乎奇禍或以是耶季寔聞之曰是死晚矣吾誤以爲解事人也楊槐亭前輩言其鄉有宦成歸里者閉門頤養不預外事亦頗得林下之樂惟以無嗣爲憂晚得一子珍惜殊

甚患痘甚危聞勞山有道士能前知自往叩之道士蹶然曰賢郎尚有多少事未了那能使死果遇良醫而愈後其子治遊驕縱竟破其家流離寄食若敖之鬼遂餒鄉黨論之曰此翁無咎無譽未應遽有此見惟肅然寒士作令不過十年而宦囊逾數萬毋乃致富之道有不可知者在乎

槐亭又言有學茅山法者劾治鬼魅多有奇驗有一家爲狐所祟請往驅除整束法器尅日將行有素識老翁詣之曰我久與狐友狐事急乞我一言狐非獲罪於先生先生亦非有憾於狐也不過得其贅幣故爲料理耳

狐聞事定之後彼許餽甘四金今願十倍其數納於先生先生能止不行乎因出金置案上此人故貪惓當卽受之次日謝遣請者曰吾法能治凡狐耳昨召將檢查君家之祟乃天狐非所能制也得金之後意殊自喜因念狐旣多金可以徇取遂考召四境之狐脅以雷斧火獄俾納賄焉徵索旣頻狐不勝擾乃共計盜其符印遂爲狐所憑附顛狂號叫自投於河羣狐仍攝其金去銖兩不存人以爲如費長房明崇儼也後其徒陰洩之乃知其致敗之故夫操持符印役使鬼神以驅除妖厲此其權與官吏侔矣受賂縱姦已爲不可又多方以盈其

谿壑天道神明豈逃鑒察微羣狐殺之雷霆之誅當亦終不免也

天地高遠鬼神茫昧似與人無預而有時其應如響彈人之智力不能與爭滄州上河涯有某甲女許字某乙子兩家皆小康婚期在一二年內矣有星士過某甲家阻雨留宿以女命使推星士沉思良久曰未攜筭書此命不能推也覺有異窮詰之始曰據此八字側室命也君家似不應至此且聞嫁已有期而干支無刑尅斷不再醮此所以愈疑也有黠者聞此事欲借以牟利說某甲曰君家貲幾何加以嫁女必多費益不支矣命旣如

是不如先詭言女病次詭言女死市空棺速葬而夜攜女走京師改名姓鬻爲貴家妾則多金可坐致矣某甲從之會有達官嫁女求美媵以二百金買之越月餘泛舟送女南行至天如閘閘門俱葬魚腹獨某甲女遇救得生以少女無敢收養聞於所司所司問其由來女在是家未久僅知主人之姓而不能舉其爵里惟父母姓名居址言之鑿鑿乃移牒至滄州其事遂敗時某乙子已與表妹結婚無改盟理問某甲之得多金也憤恚欲訟某甲窘迫願仍以女嫁其子其表妹家聞之又欲訟紛紜輾轉勢且成大獄兩家故舊戚衆爲調和使某甲

出貲往迎女而爲某乙子之側室其難乃平女還家後
某乙子已親迎某乙以牛車載女至家見其姑苦辯非
已意姑曰旣非爾意爾時何不言有夫女無詞以應
引使拜嫡女稍趨起姑曰爾買爲媵時亦不拜耶又無
詞以應遂拜如禮姑終身以奴隸畜之此雍正末年事
先祖母張太夫人時避暑水明樓知之最悉嘗語侍婢
曰其父不過欲多金其女不過欲富貴故生是謀耳烏
知非徒無益反失所本有哉汝輩視此可消諸妄念矣
先四叔母李安人有婢曰文鸞最憐愛之會余寄書覓
侍女叔母於諸姪中最喜余擬以文鸞贈私問文鸞亦

殊不拒叔母爲製衣裳簪珥已戒目脂車有妬之者嗾其父多所要求事遂沮格文鸞竟鬱鬱發病死余不知也數年後稍稍聞之亦如雁過長空影沉秋水矣今歲五月將扈從啟行摒擋小僮坐而假寐忽夢一女翩然來初不相識驚問爲誰芻立無語余亦遽醒莫喻其故也適家人會食余偶道之第三子婦余甥女也幼在外家與文鸞嬉戲又稔知其賁恨事瞿然曰其文鸞也耶因具道其容貌形體與夢中所見合是耶非耶何二十年來久置度外忽無因而入夢也詢其葬處擬將來爲樹片石皆曰邱隴已平久埋沒於荒榛蔓草不可識矣

姑錄於此以慰黃泉憶乾隆辛卯九月余題秋海棠詩
曰憔悴幽花劇可憐斜陽院落晚秋天詞人者大風情
減猶對殘紅一悵然宛似爲斯人詠也

宗室敬亭先生英郡王五世孫也著四松堂集五卷中
有拙鵲亭記曰鵲巢鳩居謂鵲巧而鳩拙也小園之鵲
乃千百其侶惟林是栖窺其意非故厭乎巢居亦非畏
鳩奪之也蓋其性拙視鳩爲甚殆不善於爲巢者故而
雪霜霰毛羽離離而朝陽一睇乃復羣噪於木杪其音
怡然似不以露栖爲苦且飛不高翫去不遠颺惟飲啄
於園之左右或時入主人之堂值主人食棄其餘便就

而置其喙主人之客來亦不驚起若視客與主人皆無
機心者然辛丑初冬作一亭於堂之北東林四合鵲環
而棲之因名曰拙鵲亭夫鳩拙宜也鵲何拙然不拙不
足爲吾園之鵲也案此記借鵲寓意其事近在目前定
非虛構是亦異聞也先生之弟倉場侍郎宜公刻先生
集竟余爲校讐因掇而錄之以資談柄

楊醫殷贊庵自深州病家歸主人遣楊姓僕送之楊素
暴戾衆名之曰橫去虎沿途尋覓無一日不與人競也
一日昏夜至一村旅舍皆滿乃投一寺僧曰惟佛殿後
空屋三楹然有物爲祟不敢欺也楊怒曰何物敢祟楊

橫虎正欲尋之耳促僧掃榻共贊庵寢贊庵心怯近壁
眠橫虎卧於外明燭以待人定後果有聲鳴鳴自外入
乃一麗婦也漸逼近榻楊突起擁抱之卽與接唇狎戲
婦忽現縊鬼形惡狀可畏贊庵戰栗齒相擊楊徐笑曰
汝貌雖可憎下體當不異人且一行樂耳左手攬其背
右手遽褪其袴將按置榻上鬼大號逃去楊追呼之竟
不返矣遂安寢至曉臨行語寺僧曰此屋大有佳處吾
某日還當再宿勿留他客也贊庵嘗以語滄州王友三
曰世乃存過姦縊鬼者橫虎之名定非虛得

易爲國家取人材非爲試官取門生也後以諸房額

數有定而分卷之美惡則無定於是有榜房之例雍正

癸丑會試楊丈農先房楊丈諱椿先姚撥入者十之七

楊丈不以介意曰諸卷寔勝我房卷不敢心存畛域使

黑白倒置也此間之事師介野園先生乾隆壬戌會試

諸襄七前輩不受撥一房僅中七卷總裁亦聽之間靜

儒前輩本房第一為第二十名王銘錫竟無魁選任鈞

臺前輩乃一房兩魁戊辰會試朱石君前輩為湯荊岡

前輩之房首實從金雨叔前輩房撥入是兩叔亦一房

兩魁矣當時均未異詞所刻同門卷余皆嘗親見也

庚辰會試錢籀石前輩以藍筆畫牡丹徧贈同事遂遞

閨微草堂筆記卷二十

六

相題詠時顧晴沙員外撥出卷最多朱石君撥入卷最
多余題晴沙畫曰深澆春水細培沙養出人間富貴花
好是艷陽三四月餘香風送到鄰家邊秋里前輩和余
韻曰一番好雨爭塵沙春色全歸土苑花此是沉香亭
畔種上聲莫教移到野人家又題石君畫曰乞得仙園花
幾莖嫣紅姹紫不知名何須問是誰家種到手相看便
有情石君自和之曰春風春雨剩枯莖傾國何曾一問
名心似維摩老居士天花來去不關情張鏡壑前輩繼
和曰墨搗青泥硯澆沙濃藍寫出洛陽花云何不著胭
脂染擬把因緣問畫家黛爲花片翠爲莖歐諸知居第

筆端舌端皆宜
致謹即顏色亦宜
慎之

中謂之拜尚三無
不可以人事君國
者子賢義也

幾名却怪玉然承露冷香山居士太關情蓋以
友脫略形骸互以虐謔爲笑樂初無成見於其間也蔣
文恪公時爲總裁見之曰諸君子跌宕風流自是佳話
然古人嫌隙多起於俳諧不如併此無之更全交之道
耳皆深佩其言蓋老成之所見遠矣錄之以志少年綺
語之過後來英俊慎勿效焉

科場填榜完時必捲而橫置於案總裁主考具朝服九
拜然後捧出堂吏謂之拜榜此誤也以公事論一榜皆
舉子試官何以拜舉子以私誼論一榜皆門生座主何
以拜門生哉或證以周禮拜受民數之文殊爲附會蓋

成化元年庚申
恩科會試於闕
三月初十日放榜
至十一日始進
呈錄知貢舉
提調皆文部
議者舊章豈
可悉裁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

七

放榜之日當卽以題名錄進

呈錄不能先寫必拆卷唱一名榜填一名然後付以填
榜之紙條寫錄一名今紙條猶謂之錄條以此故也必
拜而送之猶拜摺之禮也榜不放錄不出錄不成榜不
放故錄與榜必並陳於案始拜榜大錄小燈光晃耀之
下人見榜而不見錄故誤認爲拜榜也厥後或繕錄未
完天已將曉或試官急於復

命先拜而行遂有拜時不陳錄於案者久而視爲固然
堂吏或因可無錄而拜遂竟不陳錄又因錄旣不陳可
暫緩寫而追送遂至寫榜竣後無錄可陳而拜遂潛移

京師有土埋翰林院水波三注司之
諸嘉慶年間有司事者不信此言
沙堤院署遺議
集一堂今遺如故
入堂雖不可學則
損書主嘉慶庚辰
一見兒觀以增聲
並有聲日方若
書先生指年令以
理裏之

於榜矣嘗以問先師阿文勤公公述李文貞公之言如此文貞即公已丑座主也

翰林院堂不啟中門云啟則掌院不利癸巳開四庫全書館質郡王臨視司事者啟之俄而掌院劉文正公覺羅奉公相繼逝又門前沙隄中有土凝結成丸儻或誤碎必損翰林癸未雨水衝激露其一爲兒童擲裂吳雲巖前輩旋歿又原心亭之西南隅翰林有父母者不可設坐坐則有刑剋陸耳山時爲學士毅然不信竟丁外艱至左角門久閉不啟啟則司事者有譴謫無人敢試不知果驗否也其餘部院亦各有禁忌如禮部甬道屏

工部止並鮑覺生
師者侍郎教並不
信光誤之旋降請

門舊不加搭搭渡以巨木二方夾於門限坡陀如橋
繞錢鐸石前輩不聽旋有

天增燈杆之事者亦往往有應此必有理存悉但莫詳
其理安在耳

相傳翰林院實善亭有孤女曰二姑娘然未睹其形迹
惟褚筠心學士齋宿時夢一麗人攜之行踰越牆壁如
踏雲霧至城根高麗館遇一老叟驚曰此稱學士二姑
娘何造次乃爾速送之歸遂霍然醒筠心在清秘堂曾
自言之

神姦機巧有時敗也多財恣橫亦有時敗也以神姦用

其財以多財濟其姦斯莫可究詰矣景州李露園言燕
齊間有富室失偶見里人新婦而艷之陰遣一媼稅屋
與鄰百計游說厚賂其舅姑使以不孝出其婦約勿使
其子知又別遣一媼與婦家素往來者以厚賂游說其
父母僞送婦還舅姑亦僞作悔意留之飯已呼婦入室
矣俄彼此語相侵仍互詬逐婦歸亦不使婦知於是買
休賣休與母家同謀之事俱無迹可尋矣旣而二媼詐
爲媒與兩家議婚富室以憚其不孝辭婦家又以貧富
非偶辭於是謀娶之計亦無迹可尋矣遲之又久復有
親友爲作合乃委禽焉其夫雖貧然故士族以迫於父

母無罪棄婦已怏怏成疾猶冀破鏡再合聞嫁有期遂
憤鬱死死而其魂爲厲於富室合卺之夜燈下見形撓
亂不使同衾枕如是者數夜改卜其晝婦又恚曰豈有
故夫在旁而與新夫如是者又豈有三日新婦而白日
閉門如是者大泣不從無如之何乃延術士劾治術士
登壇焚符指揮叱咤似有所睹遽起謝去曰吾能驅邪
魅不能驅冤魄也延僧禮懺亦無驗忽憶其人素頗孝
故出婦不敢阻乃再賂婦之舅姑使諭遣其子舅姑雖
痛子然利其金姑共來怒詈鬼泣曰父母見逐無復住
理且訟諸地下耳從此遂絕不半載富室竟死殆訟得

直歟富室是舉使劉思賢不能訟使包龍圖不能察且
恃其錢神至能驅鬼心計可謂巧矣而卒不能逃幽冥
之業鏡聞所費不下數千金爲歡無幾反以殞生雖謂
之至拙可也巧安在哉

京師有張相公廟其緣起無考亦不知張相公爲誰土
人或以爲河神然河神宜在沽水瀋縣間京師非所治
也又密雲亦有張相公廟是實山區並非水國不去河
更遠乎委巷之談殊未足徵信余謂唐張守珪張仲武
皆曾鎮平盧考高適燕歌行序是詩實爲守珪作一則
曰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再則曰君不見

邊庭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於守珪大有微詞仲武則摧破奚寇有捍禦保障之功其露布今尚載文苑英華以理推之或士人立廟祀仲武未可知也行篋無書可檢俟扈從回鑾後當更考之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